

# 詞 學

第三十九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詞  
學

第三十九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詞學. 第三十九輯/馬興榮, 朱惠國主編.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675 - 7802 - 9

I. ①詞… II. ①馬…②朱… III. ①詞(文學)—  
詩詞研究—中國 IV. ①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08230 號

詞學 第三十九輯

主編 馬興榮 方智範 高建中 朱惠國  
項目編輯 劉效禮 時潤民  
審讀編輯 劉凌  
裝幀設計 高山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市場部電話 021-62571961

傳真 021-62860410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門市地址 華東師大校內先鋒路口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印刷者 崑山亭林彩印廠有限公司

890×1240 32開

12.75

357千字

4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

ISBN 978-7-5675-7802-9/I·1894

38.00圓

出版人 王焰

劉毓盤先生今日訪何生

國史

詩文名著卷

初史

地理諸生為荷

注册部先生

劉毓盤白

三月八日

箋用閣

室布

虞美人

原于中秋，天陰無月。

嫦娥曾悔偷靈藥。碧海思波隔。如今仙藥更無靈。試問東王何計惜娉婷。瓊樓玉宇高難住。空誦東坡句。階前佇待月華開。卻怕輕雲薄霧逐人來。

沈  
瑛  
弟  
清  
覽

鵲踏枝·庚午重陽

不惜秋光來又去。只惜垂楊，難繫芳春住。大雁南飛煩寄語。重陽近日無風雨。采菊東籬人已逝。澹泊高風，千古相稱許。填海精禽干戚舞。始知別有傷處。

沈  
寄

虞美人詞前已寄。

##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洪业同志：

来函早已收到。你来蓉参加杜甫学会年会，写论文与否，没有关系。会期大概在四月廿一日至廿五日（尚未确定），三月中即发出请柬。

春节期间，我在京，津的儿女都回来了，来客络绎不绝。最近十天中稍为清静了。我又细看了你的《团练研究》提纲及“陈曲团部”一章，我觉得，你这个文稿，是件大思路、探索得殊之作。我已开始写序言，但序言并不容易，我用白话写，自然活泼一些。等我写成初稿后，再与你商讨修改，以期完善。

袁寒梅厚望起居珍摄。此颂

著社

缪钺

二月二十八日

Ch001.97.83.10.

敬謝先生著席，不修候，如蒙及傳者也。

六神近則必必，此後能將金下見，雖大著，這力旅

外，未後兵，撫身，流走，又遊水，但不知

大其詞，此在日，印以，玉持松集，向已柳版而來

付印為念。

此亦為遊，製有《辰湖派》七絕式小詞凡千

得者，承此詞，即電，代印，如為相方，茲事上三本，其中

兩冊，致煩，探查，葉聖陶，俞平伯，兩先生之確址，

就近代為，為城，日內印，抄送，也，收錄，一趙，唐，山，齋，

題詞，請速寄，舍下，當此，明，別

著，為，陳，祥，中，發，上，八，四，四，日

州新報

承蒙惠訊

福建省莆田縣市大街十七號

《詞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

王水照

主編

馬興榮 方智範 高建中 朱惠國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兆鵬 方智範 朱惠國 林玫儀

吳 蓓 沈松勤 周聖偉 施議對

馬興榮 高建中 陳祖美 孫克強

黃坤堯 張宏生 彭玉平 彭國忠

楊海明 劉 凌 劉 石 劉尊明

劉永翔 鍾振振 龐 堅



# 詞學

## 第三十九輯篇目

### 論述

詞體唐宋之辨流變論

早期詞調《麥秀兩歧》二題

柳永被仁宗「黜落」事件的真實性質疑

論秦觀詞的當世評價

晚宋詞學與秦觀詞制度之法

清真詞鈎勒舉例

顧文彬《春水詞》探論

民國蘇州六一詞社考論

百年來譚獻詞學研究述評

### 書志

林葆恒《詞綜補遺》考論

陳應群與《耐充室詞話》

晚近女性詞集考述

符繼成(一)

岳珍(三三)

郭紅欣(四七)

歐明俊(六四)

趙國強(八三)

孫虹  
(香港)施志咏(一〇一)

李睿(一一三)

余意(一三四)

傅宇斌(一五〇)

胡健

陳昌強(一六六)

趙宏祥(一八六)

徐燕婷(二一〇)

年譜

劉毓盤年譜(下)

..... 胡永啟(二二七)

文獻

《詞學大意》輯校

..... 壽石工撰 馬強輯校(二八八)

論詞書札

繆鉞致錢鴻瑛論詞書札二十二通考釋

..... 耿志(三一四)

陳禪心與施議對論詞書

..... 李婷婷輯錄(三四五)

詞訊

別開生面 研古出新

——第九屆全國秦少游學術研討會暨北宋文化與秦少游高峰論壇

綜述

..... 趙友永(三六四)

詞苑

..... (三七一)

悼鄧喬彬先生詞一組(濠上詞隱、江合友、徐培均、趙山林)

濠上詞隱二首 胡建建三首 黃坤堯三首 羅仲鼎三首 時新一首 林湄一首

劉夢芙三首 段曉華三首 龐堅二首 潘樂樂二首 鍾錦二首 施霖二首

徐源二首 劉孟奇一首

首屆「朱庸齋詞學獎」獲獎作品一組

業談

讀詞漫筆(續)

蔡國強(三八八)

編輯後記

(三九八)

圖版

劉毓盤手蹟

濯絳宜存稿書影

壽璽手蹟

繆鉞手蹟(一)

繆鉞手蹟(二)

陳禪心論詞書札

# 詞體唐宋之辨流變論

符繼成

## 內容提要

在宋代以下的詞學發展史上，存在著與詩學中的唐宋之爭類似的唐宋之辨。它發端於北宋後期蘇軾的「自成一家」，然後在宋金元時期的詞論中確立了唐宋有別的審美範型意義，至明代「唐音」大盛，明末清初之際又有「宗唐」派、「宗宋」派的出現，此後在互相批判、汲取中走向融合。詞體的唐宋之辨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到詞的源起、派別、風格、創作、鑒賞等方方面面，既有整體性的觀照，也有對個體的分析、評價、比較。很多重要的詞學現象、問題，諸如歷代詞史之演變、婉約與豪放之爭、南北宋詞之爭等，均可從唐宋之辨的角度進行新的闡釋。

## 關鍵詞

詞體 唐音 宋調 唐宋之辨 流變

近人邵祖平在其著作《詞心箋評》中說：「白石以前諸家之詞，不歸於穠麗，即依於醇肆；以風韻勝也！白石老仙之作，則矯穠麗為清空，變醇肆為疏雋；以意趣勝也！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調；白石以下之作，純為宋腔；此亦大關鍵處矣！」<sup>〔1〕</sup>此論實際上明確提出了這樣一個判斷，即：從美學特徵來看，詞史與詩史相似，存在着「以風韻勝」的「唐調」和「以意趣勝」的「宋腔」。邵氏詞評曾獲「一代詞宗」夏承燾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詞體的唐宋之辨研究」（15BZW091）階段性成果。

先生的盛贊，有「廓然能見其大」、「陳義且高於皋文、靜安所云」之譽。<sup>[1]</sup>他從美學風格角度所拈出的詞之「唐調」、「宋腔」的稱謂，也非無本可依。如明末沈際飛評賀鑄《憶秦娥》《曉朦朧》云：「無深意，獨是像唐調，不像宋調。」<sup>[2]</sup>雲間派詞人沈億年在《支機集凡例》中說：「詞雖小道，亦風人餘事。吾黨持論，頗極謹嚴。五季猶有唐風，入宋便開元曲。故專意小令，冀復古音，屏去宋調，庶防流失。」<sup>[3]</sup>蔣景祁的《陳檢討詞鈔序》言：「詞之興，其非古矣。《花間》猶唐音也，《草堂》則宋調矣。」<sup>[4]</sup>至於未用「宋調」（或「宋腔」）與「唐音」（或「唐調」、「唐風」）之類的稱謂，其實却或明或暗關涉到唐詞（含五代詞）與宋詞主體風格比較的言論，在古代詞學批評中就更多了。

前人詞論中的這種唐宋之辨，至今尚未如詩歌中的唐宋之爭那樣，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不過一些學者對於唐宋詞史風格流變的論述，已隱含了唐詞與宋詞為兩種不同的審美範型或詞學統緒的命題。如楊海明的《唐宋詞風格論》，把唐五代詞的「真」、「艷」、「深」、「婉」、「美」作為詞的「主體風格」，把宋代的柳永、周邦彥、姜夔及蘇軾、辛棄疾等人詞風視為「主體風格」的「變態」或「變革」。<sup>[5]</sup>雖然一主一從的框架弱化了宋詞在詞統上與唐五代詞並列的意義與地位，但其為「變風」是可以肯定的。王水照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將宋詞分為傳統、革新兩派，傳統派繼承和發展唐五代詞風，革新派則對定型於唐五代詞的創作模式及風格基調進行改革。<sup>[6]</sup>所論對象雖限於宋詞，傳統、革新兩派的詞風也不能與詞之「唐音」、「宋調」完全等同，但這樣的區分已可見出唐、宋兩種詞統。王兆鵬在《唐宋詞史論》中認為，唐宋詞的演變史主要是三種抒情範式的互相更迭，即溫庭筠創建的「花間範式」、蘇軾創立的「東坡範式」和周邦彥建立的「清真範式」。<sup>[7]</sup>其中前者屬唐，後兩者屬宋，頗有啟示性意義。肖鵬在《群體的選擇——唐宋人詞選與詞人群體通論》中說，以蘇軾及「蘇門四學士」為核心的元祐詞人群的創作，是「真正的『宋音』，而不再是『唐調』」，其主要特徵在於「迸發出一種以往從未有過的奔放和心靈自由」。<sup>[8]</sup>此為當代學者較早從美學風格意義上將

唐詞與宋詞並舉的例子，不過未加深論。今人論著中，將「唐音」、「宋調」作為分別代表唐詞與宋詞主體風格的美學範疇明確提出來，並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其特點及嬗變過程的，當始於孫虹完成於二〇〇三年的博士論文《詞風嬗變與文學思潮關係研究——以北宋詞為例》。<sup>〔一〕</sup>其後，房日晰的《毛滂在詞史上的貢獻》、《論宋詞的唐調與宋腔》，以及筆者與趙曉嵐合撰的《詞體的唐宋之辨：一個被冷落的詞學論題》等論文，就詞之「唐音」（或「唐調」）與「宋調」（或「宋腔」）的內涵、外延、美學特徵、發展過程及相關的學術史等繼續有探討。<sup>〔二〕</sup>總體而言，目前關於這一論題的專門研究還不是很多，存在不少空白、模糊及爭議之處，對於歷代詞論中唐宋之辨相關材料的發掘、梳理、闡釋，即為薄弱環節之一。本文擬就翻檢所得，按時代先後論其流變大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為敘述方便，下文統一用「唐音」與「宋調」來指稱審美範型意義上的唐詞與宋詞。

## 一 宋金元時期：「唐音」與「宋調」審美範型的確立

從創作史來說，詞之「唐音」的主體風格，在唐五代的溫、韋、馮、李等人的手中已經定型，在北宋亦影響廣泛，居於主流、正宗地位；而「宋調」的形成，則從北宋前期的柳永等人發端，到北宋後期漸成氣候，至南宋臻於完成。大體而言，如房日晰所論：「唐五代北宋詞多係唐調，南宋詞多為宋腔」。<sup>〔三〕</sup>理論以實踐為基礎，一般要晚於實踐。因此詞學批評中涉及唐宋之辨的論述，到北宋後期才出現。此時宋型文化進入定型期，<sup>〔四〕</sup>宋詞的發展步入高峰，「宋調」的特質逐漸顯現，於是人們論詞時，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將宋人的創作與「唐音」比較，揭示出具有時代特徵的美學風尚。

首先在詞論中表現出欲自立於「唐音」之外的「宋調」意識的，是當時的文壇盟主蘇軾。蘇軾不僅在創作中革新詞風，而且在理論上有明確的表述。他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說：「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

味，亦自是一家。」<sup>〔四〕</sup>所謂「柳七郎風味」，指的是柳永詞與「唐音」一脈相承的香艷軟媚之風；「自是一家」，是指他「以詩爲詞」，用詞來抒寫士大夫的性情懷抱。彭國忠曾指出：「自成一家」實際上是當時宋人在各個藝術門類中的共同追求，「正是在這樣的高度自覺意識下，宋人才真正確立了自己不同於「唐風」的「宋調」」<sup>〔五〕</sup>。此處所用的「唐風」、「宋調」兩詞，雖然是就詩歌而言，但既云彼時宋人在各個藝術門類中均追求自立，則用來論詞亦無不可。只不過，詞體的傳統特性、功用與詩歌有別，士大夫仍多以譁浪遊戲的態度漫然爲之，寫花間酒邊的情思，故蘇軾「以詩爲詞」的「宋調」並未如詩歌中的「宋調」一樣，迅速成爲詞壇的主流。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將他這個「自是一家」的宣言視爲詞論中唐宋之辨的濫觴，而他所開啟的「東坡範式」，則爲詞中「宋調」之一體。

蘇門文人中，李之儀的《跋吳師道小詞》是一篇關涉到唐宋之辨的重要詞學文獻，代表的是當時尊奉「唐音」的傾向。他認爲：「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爲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詞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聲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變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爲宗，然多小闕。」較之這種唐人詞風，柳永詞「鋪叙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而「韻終不勝」；張先詞儘管「刻意追逐《花間》，却「才不足而情有餘」；晏殊、歐陽修、宋祁等人的詞「良可佳」，但「風流閑雅，超出意表」，又與《花間》詞有所不同。因此他感歎說，《花間》詞「字字皆有據，而其妙見於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不是一般人所能模仿的。李之儀所論，不僅說明當時詞壇流行宗奉以《花間集》爲代表的「唐音」，而且還點明了「唐音」情韻兼勝的美學特徵及宋人在學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差異。此外，他還進一步提出了以《花間》爲主，「輔之以晏、歐陽、宋，而取捨於張、柳」的學詞路徑。<sup>〔六〕</sup>這表明他雖提倡宗奉以「花間範式」爲代表的「唐音」傳統，却有一種發展的眼光，對漸染「宋調」新質的當代詞人也相當重視，隱然顯示出宋人的文化自信。

將這種文化自信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是稍後於李之儀的李清照。她在《詞論》中將中晚唐的詞史描述為「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五代是「斯文道息」，南唐的李氏君臣雖尚文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這樣語言「奇甚」的詞，却是「亡國之音哀以思」。與之相比，宋詞是在「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的文化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自然應有所不同。於是，她在強調「詞別是一家」，文辭應協音律可歌唱的基礎上，針對宋代詞人創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高雅、渾成、鋪敘、典重、故實等一系列關於詞的美學標準。<sup>〔一七〕</sup>李清照對唐五代詞的態度，與北宋後期儒家思想復興，詩教觀念滲透到詞學批評中有關，而她所提出的詞的美學標準，則為當時根植於宋型文化的文藝觀的反映，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審美趨向。<sup>〔一八〕</sup>雖然因為重視詞合樂可歌的特性，她稱蘇軾等人的詞為「句讀不葺之詩」，但「在對歌詞要表現一種健康情感、高雅格調、開闊境界，包蘊現實與歷史內涵這一點上，易安與蘇軾的取向是一致的」<sup>〔一九〕</sup>。如許多論者所指出，客觀上最符合這些標準的，並不是她自己的詞，而是她沒有提及的周邦彥的詞。<sup>〔二〇〕</sup>房日晰等論周詞為「宋腔的奠基之作」<sup>〔二一〕</sup>，因此，李清照所確立的實際上也可以說是詞之「宋調」的美學標準，不過，這是在遵守「詞別是一家」前提下的革新，與蘇軾「以詩為詞」的「宋調」內在精神同屬「宋型文化」，外在表現則有所不同，是王兆鵬所說的「清真範式」，為詞之「宋調」的另一體。

自北宋末至南宋，與唐宋之辨相關的詞論逐漸增多，有的係就整體而論，有的僅涉及某一方面或某些代表性詞人。這些言論大體可分兩派：一派與李之儀聲氣相從，對於唐詞的藝術持肯定和推崇態度，奉《花間集》為宗。如楊湜於《古今詞話》中評東都防河卒所得石刻詞云：「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sup>〔二二〕</sup>王灼《碧鷄漫志》云：「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sup>〔二三〕</sup>陳善《捫虱新話》云：「唐末詩格卑陋，而小詞最為奇絕。今世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為長短句之宗。」<sup>〔二四〕</sup>陳振孫評《花間集》：「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詩



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sup>〔二五〕</sup>因爲欣賞「唐音」的「精巧高麗」，所以這些人在評價宋人的創作時，常以其近唐作爲標榜。如楊東山評歐陽修詞：「雖遊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sup>〔二六〕</sup>黃昇評仲殊小令：「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sup>〔二七〕</sup>陳振孫評晏幾道詞：「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sup>〔二八〕</sup>另一派則與李清照意脈相通，站在本朝文化的立場上，用儒家詩教觀去批評「唐音」。如銅陽居士《復雅歌詞序》斥責「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爲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對本朝「祖其遺風，蕩而不知所止」的「宗工巨儒」也頗有微辭，認爲「其蘊騷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sup>〔二九〕</sup>。晁謙之《花間集跋》在贊賞花間詞「情真而調逸，思深而言婉」之「工」的同時，又憾其「文之靡無補於世」。<sup>〔三〇〕</sup>陸游也是一方面欣賞晚唐五代詞的「高古工妙」<sup>〔三一〕</sup>，「簡古可愛」，一方面感歎：「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出於無聊故邪？」<sup>〔三二〕</sup>至南宋末，林景熙《胡汲古樂府序》仍義正辭嚴地批判說：「唐人《花間集》，不過香奩組織之辭，詞家爭慕效之，粉澤相高，不知其靡，謂樂府體固然也。一見鐵心石腸之士，嘩然非笑，以爲是不足涉吾地。其習而爲者，亦必毀剛毀直，然後宛轉合宮商，嫵媚中繩尺，樂府反爲情性害矣。樂府，詩之變也。詩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胥此焉寄！豈一變爲樂府，乃遽與詩异哉？」<sup>〔三三〕</sup>從這些批評言論中，我們可以見出理學在南宋大行於世後對詞學發展的影響。「蘊騷雅之趣」，有補於世，「發乎情，止乎禮義，美化厚俗」等來自儒家詩教觀的要求，是這種文化環境必然賦予詞之「宋調」的審美內涵。

在崇尚「雅正」、重視文之功用的背景下，「以詩爲詞」的蘇軾所引領的這一派「宋調」新風獲得前所未有的肯定，而傳統的「唐音」則淪爲其「墊腳石」。如王灼《碧鷄漫志》說，蘇軾「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sup>〔三四〕</sup>，「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sup>〔三五〕</sup>。胡仔《荅溪漁隱叢話》贊蘇軾的「赤壁」等十餘詞：「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